

# 陈实功:闻名中外的外科圣手

□李宗康



陈实功塑像



陈实功著《外科正宗》,为我国医学的经典著作



陈实功(约1555—1636)江苏通州人。明代著名的外科专家,有“外科圣手”之称。陈实功医术精湛,即使对于奇疡怪症,亦多有效。又因医德仁厚,受到地方百姓的赞誉。陈实功逝后,乡人曾为其建造“陈公祠”。在南通剑山也建有“陈实功先生纪念碑”。

年幼时陈实功因体质多病而结缘医理,一方面潜心钻研《内经》《素问》《难经》等先古医家名著,“且夕手不释卷”,医理内化,得以融会贯通。另一方面拜著名医学家李伦沵等为师,学习医术,最终“心习方,目习症,或常或异,辄应手而愈”。

当时医界认为“治外较难于治内”。陈实功擅长的就是外科医术,他

钻研和积累了各种疑难杂症的医治良方。在治疗中,他主张内外并重。有一男子年过五十,背部生疽已经13天了,无法进食,烦闷不已。陈实功看后,认为他的疮势虽然严重,但毒未侵入体内,仍可医治。便采用拔出法,使得毒液外放。后又把脉得知病人便秘,故开黄连汤及猪胆膏,使病人通便,让其内外毒素都得到排解,病人便可安睡。此后内服排脓之药,外以桑木灸法,“肿硬渐腐,脓毒渐出”,经过慢慢调理,病人两个多月后痊愈。

针对不同的症状,陈实功主张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。有一位年过六十的老人,背部生了疽。在仔细观察后,陈实功提出“利于肿溃,不利于收敛”的观点,意思是这个肿溃是毒素自体内排出的窗口,应该让毒素通过扩大肿溃走表皮发散出来,而不应通过抑制肿溃的办法让毒素进入体内损害内脏。患者家人却不相信,另请了医

生看。那医生认为患者气色平和,说话清楚利索,行动自如,饮食正常,根本无须担心,所以开了药敷在伤口上消肿。开始肿溃缩小,病情似有好转。陈实功则对患者家人说:这个病不能再这样治疗了,不然毒素大量进入体内,等这个伤口收敛到铜钱那么大的时候人会没命。大家都认为他说得不对。孰料,患者的病情很快急转直下,没几天就去世了。人们这才信服了陈实功的辩证之言。

除医术精妙外,陈实功的医德也非常高尚。无论病人穷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,“有请便往”。不论药品价格贵贱,均尽力施治。对于家庭特别贫困的病人,则鼎力相助,“凡求看病,不可要他药钱”。他还认为治病是件很严肃的事情,凡有患者看病必定亲自问诊,用心开药方,从不随意杜撰药方。

此外,陈实功还多有善举,造福家乡,包括“置义宅、义田、义园”,关怀孤

独者等。南通城环水而建,陈实功便在家乡翻修桥梁以方便百姓出行。地方志中就记载了他在南通城南资助修建了数座桥梁,如长桥、润桥等。

毕生所学,传授后人。陈实功专攻外科40余年,“内主以活人心,而外悉诸刀圭之法”。为了让行医者更好地掌握外科医学,他根据从医经验,结合诸多外科病例,在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)著成一部外科医学论著——《外科正宗》。书中分门别类进行论述病症,详细介绍了病因、病证、治法。该书以“列症详尽,论治精辟”而成为我国医学的经典著作。《外科正宗》印行后,广为流传;并传至日本、韩国等国家,被翻译成各种版本50余种。

陈实功留给后世有一首题为《山后闲步》的诗:“游山不问径,历险自攀跻。憩足坐危石,探奇走曲溪。鸟声村落外,树影夕阳西。席地兴长啸,烟霞满袖携。”诗中蕴含了他对从医历程执着的态度和信念。



## 江海风物

### 风箱

□孙同林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中农村,几乎家家户户有风箱,风箱的外形统一为一个长方形木箱,有一个推拉的木制把手和送风通道等。风箱规格有大有小,风箱的拉杆有单有双。操作时,用手拉动把手,空气通过进气口而入箱,推动时,压缩木箱,箱内的空气通过排气口而进入输风管,最后进入灶膛,灶膛里面的火焰因风呼呼窜起,映红了黑黢黢的房间,也照亮了乡下人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。

风箱可以随意挪动,随时搬放在灶台或炉子旁边,呼呼拉动,灶膛里的火焰便燃烧起来,不一会儿,饭就熟了,水开了……风箱给许许多多的普通家庭,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快乐。

在那个年代,人们都在拉着风箱做一日三餐。清晨,看着一家家的炊烟袅袅升腾,听着一户户“吧嗒、吧嗒”的风箱声,顿时就有了浓浓的乡村生活气息。时而这家传出“吧嗒、吧嗒”声,时而那家传来“吧嗒、吧嗒”声,此起彼伏,遥相呼应,这持续不断有节奏的风箱声,既像是乡村生活的变奏曲,又像是乡村里一首首动听的交响乐,还如同唱着一段段古老的民间歌谣,“吧嗒、吧嗒;吧嗒、吧嗒……”

拉风箱看似简单,但也一定讲究,刚生火时,风不宜大,大了容易将火吹灭,只需轻轻拉动。等灶膛里引火柴草充分燃烧,再放进棉花秸之类的柴火,就可以用力拉了,如烧的是树枝,则需要更大的风力。拉风箱用的是巧劲,长拉短放,快拉慢推才能持之以恒而不吃力。

看似简单的拉风箱,其实是件苦差事。夏天屋里闷热难耐,一动就淌汗,灶房成了蒸笼,烧锅的人总是汗流浃背。阴雨天,更是遭罪,柴火潮湿,难以点燃,光冒烟不起火。由于气压低,炊烟不散,烟雾从烟囱里往回灌。窄小的灶房里浓烟弥漫,呛得人喘不过气、睁不开眼。一个个被烟熏得一把鼻涕一把泪,不住地大声咳嗽。

跟不少同龄人一样,我是在拉风箱中长大的。

当年的乡下,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:一个老人在灶膛前烧火,身边坐着一个小孩,小孩拉着风箱,吧嗒、吧嗒的风箱声,伴着灶膛里呼啦啦的炉火声以及老人跟小孩的呢喃话语声。风箱的拉手上有时是一大一小两只手——老人粗糙的手里捏着孩子柔嫩的手。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,一闪一闪,映照在大人和孩子的脸上身上,让他们的脸生动了,他们的身影被投到灶后的墙壁上,不停地摇曳变幻着,风箱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生动而温馨了。

风箱曾是判断人们勤懒的工具,听着邻居拉风箱的声音,就可判断出谁家的女人们的勤快与懒惰。有些刚过门的小媳妇,知道持家过日子,很早就“吧嗒、吧嗒”地拉着风箱做饭,常听到有的邻居说:“你看看某某家新媳妇真勤快,已经在‘吧嗒、吧嗒’做饭了,这样的日子还有过不好的?”“是啊,哪个勤快、哪个懒惰听这拉风箱声就知道了。”

回想起风箱来,就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童年时祖父对我宠爱有加,到什么地方都要带着我,因此,祖父烧火时我就常常坐在他的身边。

最难忘的是拉风箱“打笼锅”,蒸过年馒头。打笼锅用的都是树柴,没有个力道足的好风箱就不能保证灶膛里的火力,就有可能影响馒头的质量,蒸出的馒头或者是“塌塌儿”,或者是“凉帽”,不仅样子难看,而且口感差,酸酸的,黏黏的。因此,在蒸馒头的头几天,祖父就要对风箱修整保养一番。看祖父保养风箱是我最爱做的一件事,我看祖父怎样把风箱拆开,给拉板换上新鸡毛,又一件一件检修保养一遍,最后还要在风箱的拉杆上擦点油,祖父告诉我,这样拉起来才平滑、轻便,拉杆也不易磨损。在祖父修养风箱的时候,我就蹲在一边为祖父当“助手”,祖父可不太乐意我这个助手帮忙,因为我常常帮他的倒忙,越帮越忙,越帮越乱。但是,任我怎样添乱,祖父从不发火,最多嗔怪地拍一下我的头或手背说:“你呀,也会!”

在孩子的眼里,风箱是很神奇的,也是极有诱惑力的,为什么一拉动就能呼呼生风?有回我在看过祖父修整过风箱之后,心里还觉得不过瘾,于是,就自己偷偷拆开风箱再“加工”一遍,结果,经我拆装过的风箱拉起来就不再有风,或者拉杆干脆卡住不动。有一年蒸过年馒头,蒸笼架在锅上,可风箱却拉不出风来,父亲知道这一定是我“杰作”,正待发作,祖父却朝他摆摆手,到邻居家借回来一只风箱“救急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风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如今的乡下,人们几乎都用上了液化气灶、煤气灶、电饭锅、电磁炉等,农家院里很少看到有袅袅的炊烟,更难听到那“吧嗒、吧嗒”的风箱声,可是,不知道为什么,我却越发地思念起那“吧嗒、吧嗒”的风箱声来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# 孝子钱熙用:廉吏尤勤政

□彭伟

## 历史人物

孝子钱熙用,值得一看

孝子钱熙用(1789—1857),字子春,号南泉,江苏嘉定人。生性孝顺,尤爱其母,常为其洗衣洗脚,并作诗传世,颇为有趣,兹录如下:

余自嘉庆丙子春入都,教读游幕,以及考授供事、当差议叙、回里归耕,凡遇名山胜境,多有口占诗句以记其事。今吾族重修家乘,景云叔祖命余将从前所作诗句付梓,汇入谱牒,以公同好。但余自问才学浅陋,何能问世?再三催索,不得已聊检数章应命,以博一粲,亦记事之一端云尔。

道光十五年乙未九月晦日十六世孙熙用谨跋

据跋所述,钱熙用于1816年(时年虚岁28岁)入京,直至道光年间,才返乡养老。其间数载,他写下不少诗作。有诗为据,他不仅是一位具有廉政思想的勤政小吏,还是一位大孝子。

其中三首有关他的仕途。其一记其清廉入仕,名为《己卯秋八月,余考授宗人府供事官》:

此等官阶不纳钱,要凭笔墨竞争先。功名到手原无味,视落孙山我独仙。

嘉庆二十四年(即1819,己卯年)秋,钱熙用通过考试,出任宗人府供事

# 也谈“木锨”

□程太和

## 习俗杂谈

7月13日《南通日报》“城市记忆”栏目刊有孙同林《木锨》一文,读来受益匪浅。对此,笔者再作几点补充。

“木锨”与“铁锨”的区别

孙同林老师在《木锨》一文中说:“木锨,长柄,多用于扬粮食,亦作铲土用。”孙老师说,“木锨”多用于扬粮食。这话是对的。但又说,“木锨”亦作铲土用。对此,笔者不予赞同。木锨是木质的,很难用于铲土。铲土主要是铁锨的职能。比起铁锨,木锨要轻得多。木锨的形状似铁锨,但铁锨

官。供事是清朝在京胥吏、书吏,不属正式在编人员,任职一定时限后,考核合格者,可入仕途为官。供事的確不是大官,但不容小觑,因为任职处都是重要部门。宗人府是明清两代负责皇家宗室事务的办事机构,不仅编纂玉牒,而且有权向皇帝举荐皇族中的贤才。因此考入宗人府任职,真非易事。

作为一名读书人,钱熙用在诗中彰显出他的仕途价值观:喜好廉洁与实干,讨要贪腐。他在首七绝前两句,开宗明义,直抒胸臆,讥讽捐纳鬻官的制度。捐纳制度滥觞于秦汉,史称纳粟,泛滥于清季。自嘉道时期,国力式微,国库渐虚,大肆鬻官,以致各种正式、候补官员,多如过江之鲫。不过宗人府供事一职不可买卖,因为这份工作需要精通笔墨,才能胜任。钱熙用为此开心,读书人通过清廉之道,凭借真才实学,负责此项工作,故云:此等官阶不纳钱,要凭笔墨竞争先。

“功名到手原无味”表现出诗人于宦海中的淡泊名利的思想,彰显出钱熙用身上读书人的“清流”本色。“视落孙山我独仙”一句,看似有自傲之嫌,但说明考试不易,他人均未售,只有钱熙用顺利过关。

其二记其勤奋工作,名为《奉传当差值伺朝班》:

从今日趋丹墀,逐破乌靴恐到迟。银箭珊瑚漏尚滴,御炉香气我先知。

至于工作,钱熙用的态度,格外认真。诗中前两句所述,从工作之日起,天天要在红色台阶上快速行走,即使

磨破乌色的靴子,还是担心自己会迟到。诗中后两句,记录下态度认真的钱熙用,总是早早到达办公地点,计时器(银箭)还在缓缓地漏沙,诗人却已闻到御炉的香气,开始工作了。

其三记其受到表彰,名为《壬午二月馆竣,大总裁庄亲王念余等自备斧资,蹈跃趋公出考,奏请议叙余列超等,作此叩谢》:

怜余辛苦并赔添,请旨标名我列尖。莫谓未光容易得,三年寒暑特恩霜。

此诗作于壬午年(1822,即道光二年),时庄亲王(1788—1826)为编课,历都统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御前大臣诸职,位高权重。

编课上书道光帝表彰(议叙)钱熙用,最后钱氏得以提升,被列为超等(级别得以晋升)。如此结果,无疑源自钱熙用的勤政,即“莫谓未光容易得,三年寒暑特恩霜”:

不要说低级别的官职容易获得,三年(1819至1822年)勤勤恳恳的工作,才获得皇恩润泽。

在钱熙用自选诗(录入家谱)中,还有数首表达他的思乡念母之情,孝子形象,跃然诗中。

1817年中元节,客居北京的钱熙用,写下首《丁丑中元节客京邸有作》:

家居每怕过中元,客邸逢兹倍断魂。况听野僧传法器,更为游子增啼痕。远羁冀北经三载,遥望江南奠一樽。莫怪钱熙飞不到,山重水复也难论。

诗中诸句,尽显游子思乡之情。查阅《如皋历史文化》,中元节在如皋俗称“鬼节”,即七月半,如皋人有烧经、吃扁食、祭祖宗等习俗。钱熙用远在他乡,心中充满无限感慨。但不知何故,“远羁冀

北经三载”有夸张的嫌疑,此句若是实话,那钱氏已于1814年寓居北京,这与跋中“余自嘉庆丙子(1816)春入都”矛盾。

1818年,母亲病重,钱氏作有一首情感真挚的《戊寅得家书知母病沉》。此作以山水起兴:“君不见江南水,风涛日夜声不止。又不见江南山,千峰万嶂自哀垒。”

随后渐入主题:母亲奄奄一息,钱熙用十分担忧,幸有其弟在家,割肉喂母,终于救了母亲一命。

钱熙用还作《京邸接读母示》:

每读家言泪两行,开缄却胜见亲娘。

平安二字千金得,再向来人问长短。

家书抵万金,尤其是“平安”二字尤重。

昔日钱氏同乡胡瑗在泰山苦学时,浏览家书见“平安”二字,便继续认真读书。

钱熙用比起胡瑗,更加思念家人,除去“平安”二字,还要向带信人问长问短,关心老

家的情况。

1821年,钱氏母亲逝世。为此钱熙用写下一首《道光辛巳秋七月,京邸读家信,知母陈太孺人于六月二十三日辞世,余悲痛绝命,几不能生,作此志之》:

无端凶信自南来,警若晴天一霹雷。

想到倚闾肠欲断,未曾陟屺心成灰。

母需汤药情宜供,子绊浮名势不回。

号泣徒然悲罔极,人人共说罪之魁。

诗中钱熙用为自己未能最后尽孝,而深深地自责。

在如皋历史上,钱熙用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廉吏。从他的诗中,我们却能看出,他身上所具有的读书人品质:清廉、勤政、孝顺,互为补充,成为今天读书人的楷模。

扬场要借助风的力量,风力大小,麦芒(麦穗子)、灰尘扬不尽;风力太大,谷物容易乱飘。扬场大多选择在下午三点以后,风力2~3级最好。扬场时,身子要斜对着风口,把谷物扬到自己的侧前方,风把扬出的谷物吹回来时,恰巧落在自己身体的一边(不会扬场的人,通常把谷物扬到自己头上、身上)。会扬场的人,一锨扬出去,谷物就散成一个弧形,在太阳的照射下,金光闪闪。扬场的动作连续操作时,一锨扬出去就是一个弧形,一个个弧形连成一起,就是一幅美丽的彩笔图画。扬场的要领是:前腿躬,后腿蹬,木锨上扬飘风中,仰头顺势看风头,干净谷物落推中。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会扬场,找对象是要加分的。

扬场要借助风的力量,风力大小,麦芒(麦穗子)、灰尘扬不尽